楊文恪公文集

序

鄉貢進士蔣君振之輓詩序

弘治庚申仲秋之旬有一日蔣君振之以疾卒于南雍六館之士與振之同舉于鄉及恒所往來者皆會哭于寓舍既而復哭之以詩大要傷振之夭折客殯且悲其事業不少概見耳予謂世之客殯者或衣衾棺槨有所未備振之之喪有餘金篋多副襲制以蜀杉歛以深衣振之非客殯也世世有老死蓬蒿名下齒于鄉里行無取于士林終與草木同

腐泡影共滅者雖復期願視殤子何異振之名登于賢書取友于國學國學人才之淵海也其得交于振之者類稱其剛正慕其修謹東南之士皆知有振之以此易彼振之不夭折也若夫事業之不少槩見者當為世道惜耳於振之乎何預哉雖然昌黎韓子作歐陽詹哀詞謂將以舒其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以解其悲哀諸君之詩其意蓋若此也而予所以序之者其意豈非亦若此哉振之名宗字振之以詩經領弘治戊午鄉薦姓蔣氏世家豐城自勝國以來以貲雄于邑之南鄉振之祈

三男俱可望以成立亦足以少慰[illegible]

序

慶牧給事毋太孺人七十壽序

餘姚牧太孺人陳氏給事中時庸之母也時庸宦南京奉毋以居封駁之外問安視膳從容朝夕于時太孺人不徒適口體之宜而且遂心志之樂予嘗謂其邸第恒有賢而壽考之毋與夫賢而能養之子當成化間莆田周梁石為儀制郎中亦嘗奉毋以居於此梁石爲之搆小亭疊假山引溪流以值芰荷凡所以娛親之具甚備其規制猶存時庸

至復更修之壘於勝處加邃密焉皆所以為娛親計也南京我　聖祖肇造之都宮闕壯麗開戶可覩晉潘岳謂其母得以覽王畿闊家園在太孺人誠有焉歲之端陽寔其七十初度鄉貢進士表大經輩以予於時庸有先後交承之誼請文以爲慶予謂有子而能養有壽而能享此人之所難致者也太孺人乃琴軒先生之配琴軒即世時庸甫弱冠故時庸嘗謂其有今日之成者固琴軒蒙養之功亦太孺人終教之力復嘗爲予言太孺人聰慧過人其兒時琴軒課以小學四書聞之即連誦默

記若執卷熟復者噫非兆母不生此子時肅清修端謹學行著聞是豈無自而然哉予嘗愛朱夫子壽母生朝詩其曰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髮雙瞳方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此夫子祝母之詞也其曰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則夫子述母勉子之詞也今三復焉想其一堂之間和氣可掬請爲牧氏壽遂誦之

慶壽夢石圖詩序

南京戶部員外郎陳孔章一日謂其尊翁　封主事先生今年七十有一矣近者以書示之嘗夜夢

題石作六言詩覺來記第二第四句靜而有常必壽效同天地悠久与之有耐久之兆又自言其体力康健飲食不擇意者為夢之徵孔章得書喜不自勝遂命工為圖而以所夢十二字分韻邀諸搢紳賦之將以公事便道持歸為先生慶乃屬㢘為之序夫占夢之法周禮有之今世不傳㢘不敢妄說然即先生所夢之詳審則亦異乎常人之夢蓋其所以為壽哉程子嘗言夢寐顛倒即是主心不定操存不固如楊子江宿浪而洸漾亦嘗言蓋觀諸葛子夜卜諸夢寐夢之所係如此今先生夢中

[illegible]如[illegible]時構思所致非此心之靜而能然乎哉則必壽此聖賢恒譚先生實有此事又何待於古耶雖然程子大賢也流賢者也皆乾坤不朽人也其庶幾乎天地之悠久者矣先生其致力焉究太極圖說之所謂主靜與夫大學之所謂定靜由流而程由圖說而大學則所謂天地之悠久者誠在於我苟或不出乎此而徒以百年之光景而欲與一元十二會相終始何其遼哉先生有道之士使無復是心則亦無復是壽矣先生訓導宿松教諭江浦教授京衛武學所至皆著賢聲在江浦定山

莊孔昜亟稱之致仕後始封今官

朴菴袁處士輓詩序

朴菴袁處士卒于弘治癸丑歳距今八九年矣其子鄉貢進士名黙字公珩觀光兩京以所得士夫哀輓之作謁予爲序夫公卿大夫都高據要名位之動乎人惠澤之及物其死也固足以表著於後而無待於此若幽棲遐遁之士伏山澤而友麋鹿既不求人之知而人亦無自而知之其死也將泯沒而無聞矣使皆有此焉或亦籍之以有傳也至若子之於親常人之心少而慕與老而慕不能

無異也死之近而思與死之遠而思不能以啓闡也彼恒得此而以接乎目焉其於親也庶幾爲不忘矣是則公珩之於此豈果無謂哉處士蚤歲受學于鄉先生丁秉英游大昇之門二公俱期以有用于世既而于時弗售乃挾其所有去之山巔水涯之間終其身不復以進取爲念群季四人友愛孟篤父喪時弟蒙尚幼極力教育以底于成及死哀其無後而以子曾後之周貧恤孤常恐弗及稱貸不能償者輒取券碎之處士之賢如此雖無是編猶足以傳而况有是編也哉豈聞之禮曰父没

而不能讀父之書又聞昔人有誦蓼莪之詩而輒復流涕者皆觸物而有所感也公珩於是編時展玩焉則所以思其親者恒復如新矣雖然圖不朽之計寓無窮之哀殆不止於此也孔子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則公珩之素志而亦予之所望於公珩其勉之哉處士諱養字時穎別號朴菴姓袁氏世居豐城之袁坊其族派之遠具見家乘而人物之盛蓋累累科宦焉

贈太守彭君景俊序

封脩撰澹菴彭先生將行實蹟表裏如一之君子

也其爲校官以身教不徒以言嘗任雎寧之人至今祀之先生五子曰戢主一曰古用二曰道貴三曰術從四曰教數五者先生名字之人方之蘇老泉之名二子軾轍蓋老泉之爲文甚奇而先生之取義最切各擅所長焉厥後教五侍講大魁天下勸講 經幄文章事業視蘇氏兄弟殆不多讓而一言一動造次以禮徽辭與吉尊信河洛在長公或有愧焉廉初領薦之京師以故人子見侍講于邸第侍講接人以和議論亹亹廉方役志舉業不能深知其學退而惘然自失者累日矣侍講嘗謂

廉其自幼不能詈人盖其禀賦之懿如此惜乎不壽而後失小子考德問業無所從焉後十餘年廉與景俊俱官南京中間忽忽又踰十年相見之日少而相逢之日多方謀就景俊以求盖而究其家學之淵源而景俊則以今辛酉夏四月擢山東兖州守且將别我而去矣是豈能無介然於懷耶顧中丞君淳甫鄧君汝中來告曰吾輩皆景俊同年欲屬子一言以贈之二君之言曰景俊治獄寬猛得宜失爽歸於仁恕有剸繁治劇之才而濟之以博古通今之學平居坦夷若無大過人者及臨政

遇事則恢恢餘地見無全牛其以靜制動以簡御
煩者㦲噫何言之同也景俊弘治庚戌進士與弟
景武聯科景俊官刑曹景武官禮曹俱以事轉員
外郎郎中戊午冬　詔兩京堂官舉堪任方面府
正者於是景俊為大司寇松崖戴公舉于南景武
為少宗伯體齋傅公舉于北既而景武擢福建漳
州守而景俊從有今擢焉二難競爽尚纘承世德
於勿替哉若區區之名位固不必重為景俊道也
彭氏世居吉水之瀧江詩書一脉由宋至今寔名
宗故族之甲乙者景俊乃用二公之子而景武則

貴三公之子用二公封主事貴三公以教諭封員外云

贈典史熊君還任序

秩無隆殺顧人之樹立何如耳田野之夫皂隸之子苟有一善人無不推奬而稱賞之其大者猶足以傳世而名後矧作官乎抑世有一種無志人恒相與語曰位大者建一筴績施一筴政行一筴事天下見之史册書之其生也膺顯擢其歿也流芳聲奚為而不為善也冗官末品縱有可稱誰其數之於是相挽而歸於自暴自棄之域止以為子孫

身家計充囊槖豐田宅而於功名事業視之若不屬己何其自待之薄哉天下與我者可以爲聖賢可以爲伊傅周召其位之尊者本非增而卑者本非減也梅福外戚之書明道鄠縣之政不過尉與簿耳當是時使梅福不去而以之居孔光張禹之位明道不死而得繼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相則漢豈有王莽之禍而宋抑豈有章蔡之事乎論治道者果可以小官而忽之哉蓮幕熊君湖廣永州人也家君守永以才辟君公府既而歷事南臺又久之乃授今職初得蜀之某縣丁內艱服除改吾豐

坊予以在家君任得接一府從事至今能記憶者
獨君耳目餘則如浮萍之相值過而不復省也蓋
君寔挺秀嵬目雖欲忘之有不得而忘焉君在吾
邑當道咸器重之始至即檄以捕盜操習民兵既
而以督運南京尤難其人後以檄之南京糧儲一
事立法最為嚴整諸司綱維密如櫛髮有都御史
為之總理有御史為之糾視至於出納有郎中以
統之有貟外主事以分之而又屬於司徒焉凡運
粮之官日奔走諸司救過不暇而君則泛應有餘
事無不集誠可謂跅弛不羈之才矣君竣事而歸

也其鄉之國子生李某某輩徵言以為贈君有志者故以秩然隆殺之說告之冀君振厲奮發以破流俗之論庶幾吾豐城之民得被其澤焉

贈孺人張氏說詩序

賢婦賢母之致而天下後世之人稱而誦之此哀輓也豈必薤露蒿里之詞而後為哀挽也哉程氏之侯夫人蘇氏之程夫人呂氏之申國夫人至今言內政者必曰三夫人則天下後世之哀而輓之者豈有窮乎三夫人之賢固矣使夫非太中老泉正獻焉子非二程軾轍希哲焉則其賢未必聞於

人如此其彰彰也温江任孺人張氏乃前署正今封御史公之配僉事宗海之母也御史公方娶而失怙時年始十七重以家貧幾至廢學孺人勤織紝竭綜理而公甚得其助焉宗海兄弟四人孺人每諭之曰古人有云經訓乃菑畬汝家無尊産汝輩可不益自刻勵哉以故諸子深有賴於慈訓焉其後御史公暨宗海果以經術接武而起父子自西南數千里並仕于　朝而孺人亦以宗海獲一推恩贈孺人其相夫教子之賢益驗夫以孺人之賢天下之人知其夫識其子者皆稱而道之若是

者雖無薤露蒿里之作是亦哀挽而已矣況復有之耶若孺人者亦何愧於前之三夫人哉抑嘗聞之顯父母之名者子之孝也宗海嘗在言路於君子小人之進退　朝政時事之得失疏輙上輙侃侃無顧忌蘇母范滂之勉於此誠兩見焉溫江眉山俱在巴蜀之間岷峨之地一翁二季固宗海之鄉先哲也使異日稱任之張孺人如今日稱蘇之程夫人不在吾宗海乎人子思慕其親孰有出于顯親之外者廉故於篇端及之焉然廉於宗海同抱此終天之恨然者幸宗海有以教之

贈僉憲王君之任序

弘治戊午 聖天子厲精圖治 詔令部院大臣各舉京職出補方面府正之闕於時少宰碧川楊公首舉大理寺正王君希文堪任府正輿論翕然疏上吏部久之未有以擢既而大司馬青谿倪公入居冢宰之位乃以君奏補江西僉憲倪公亦素知君者二公之處君果有異乎無以異也嘗其舉之也惟知君之賢所當舉而已及其擢之也惟知君之賢所當擢而已或謂蘇子由嘗言古之君子終身守一官故益治鳥獸兼治稼穡后夔治樂羲

治曆若前以三法司今以按察司始總刑名其
亦此乎嫌曰不然嘗觀作郡者慈祥豈弟之政多
持憲者威嚴振肅之政多然作郡而無威嚴振肅
何以禁小人之暴而豪強者豈知所警哉持憲而無
慈祥豈弟何以得人之情而孱懦者豈得所愬哉
故善持憲者未有不能於作郡而能作郡者乃可
以持憲二者非判然兩途也且伯益作朕虞而讓
于朱虎熊羆以四人者亦可以居此位也伯夷作
秩宗而讓于夔龍以二人者亦堪以當是選也苟
爲不然在伯益伯夷豈故爲是虛遜哉况禹以司

契進宅賓揆司空治水一事百揆宰相之任無所不統以是觀之則終身守一官之說豈其然乎唐虞邈矣其間人物類多聖人　就如近代之才如蕭曹丙魏如房杜姚宋如韓范富歐亦何嘗終其身而守一官哉是則倪楊二公之處君要皆非如或者之言也君浙之慈谿人江浙並稱天下而二省壤地相交接民情士俗大畧相似以君之賢而臨之吾知大江之西豪強斂踪而孱懦吐氣矣貪污播充有不望風而解印綬者乎庠少游鄉校日見陳公夢祥徐公明德二僉憲之在吾江右風聲

烈士至於今尤喜談之徐公亦浙之建德人其後官至侍郎君往矣必有能為君告者然以君之官資與諸公之所以孚期待雖漢唐宋之良臣碩輔亦分内事又進而上之臯夔稷契獨非吾人之所當師法者乎昔人以國士為知己之報果爾則所謂舉主者亦與有光矣寺正王君天德授簡於廉曰君癸丑進士也諸同年皆欲得言以贈君廉謹諾之退而為之序

三節錄序

鳳凰麒麟見之甚難而況見之多乎忠臣節婦鳳

凰麒麟也吾何敢望其多見哉安成瀲源里之鄒氏有三節婦焉皆出于娣姒之間何鳳凰麒麟之多見耶曰李其冢婦也曰謝曰鄧其介婦也李諱會春號蒲坡之配謝諱仕魯號竹坡之配鄧諱其式號梅坡之配三坡物故而閨門皆柔弱之資縣下皆幼稚之兒外侮且自至焉譁然於里者曷寧栖然於家者曷主當此之時使三人者一搖足焉則鄒氏豈有今日哉惟茲三節所見者三綱五常所知者禮義廉耻舉一世之艱危酸楚紛華勢利皆不足以動其心悲哀慘戚中惟日以孝經小學授

諸孫未嘗以輕當其峥嶸於一門張巡許遠南霽雲諸人之在唐也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諸人之在宋也然則鄧之宗祊幾墜而復振者非三婦人之力歟嘗聞李之守節尤蚤鄧年亦少父母憐而欲嫁之卒不聽又聞周旋於李鄧之間晨夕以詩書語相慰勉以堅其志躬織紝以為家業而時出所有以濟其所無則謝之功居多焉嗚呼世間好事孰無倡率者乎南八男兒不可為不義屈是霽雲之節蓋有得於張巡也當文山勤王幕下死事者何限謂皆出於文山則不可謂非文山之忠義

有以激之豈可哉雖然至於完全大節於宇宙內則固不可得而優劣之矣若三節婦者得無有類於此乎士夫所爲三節之文富矣恢才廷評屬予序之以傳予何幸而見鳳凰麒麟之多乎廷評鄭婦謝之孫也書之以告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婦者

送王景昭僉憲序

今之按察官蓋監司之職也吾丁未同年居監司者幾三十人矣其布列天下者將遍十三省矣何其盛哉今者王君景昭以監察御史轉江西按察僉事凡所謂同年者皆相率而餞之酒半予謂景

昭曰宋之監司提點刑獄提點茶鹽皆是已
周子嘗提點廣南東路刑獄矣盡心職事務在
恕以洗寃澤物為已任考亭朱子嘗提舉浙東茶
鹽矣官吏憚其風采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
去者以今觀之周子之為監司似乎寬朱子之為
監司似乎嚴吾景昭學濂溪考亭之學者將何所
適從乎景昭曰監司之官以伸冤理枉為任以除
貪去暴為職事有異於濂溪不得以不嚴時有殊
於考亭不得以不寬二者要不可執一論也予乃
擊節曰景昭果為二先生之學者得其意而不膠

於滋哉衆曰然謂予當次第其語以贈景昭予遂錄以歸之將以請教焉景昭黄岩故族年逾弱冠即登進士第初令翟丘有循良聲進居南臺有謇諤聲其讀書務以明理其為文必以理勝茲行也吾知其師濂溪之洗究法考亭之風采豈徒誦說向慕之而已哉

送給事史君考績序

古今論諫官者必曰與宰相等以其均有以繫天下之望而任天下之責非如諸司百執事截然而不相通也我 朝罷丞相不置改諫官不立事同

而深慮其善不置丞相懲近代權重之弊其後內閣
之設雖曰隱然宰相之任然六部進奏直達　九
重固無所謂中書丞相府經由中書省者矣至於
諫官之不立則以時政之得失四方之利病如此
其多使如唐置諫議大夫四員宋置諫官六員亦
以狹矣是以悉舉而付之於給事中之官是官兩
京何啻十倍於唐宋無諫官之名而有諫官之實
且數無諫官之拘豈非我　太祖立法之善所以度
越千古者哉然世之迂儒曲士猶或泥焉而不知
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何嘗如後世所謂丞相

如此之專者乎唐虞三代諫諍之路甚廣何嘗如後世所謂諫官如是之拘著乎南京刑科給事中史君在諫垣三載矣其所以繫天下之望任天下之責者豈一日耶君抱負器識充之以文學濟之以才氣發之以明敏其於世故年甚少而涉益深其開口論天下事辭氣激切而關係大體者非一章矣則夫所謂諫官與宰相等者君豈非以身任之者耶故事考績趨 朝有餞有文推同寅一人以爲之倡是舉則禮科給事中徐君宣之徐君請爲文嫌於自爲乃以命寀其以廉亦嘗備員[illegible]

也乎廉從者存史君以同官敎愛甚厚誼不容因舉我　朝建官以廣諫諍之深意且以見諸之者是乎其重也復與史君共講之若君不以其所已能者自足焉史君字巽仲弘治丙辰進士應天溧陽人漢有史侯至今廟食其邑宜是史氏之祖爲族最舊云

雷處士體和輓詩序

輓歌之作如漢李延年所製不過通用之詞泛然惜死而已至於所謂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大夫士庶人則亦強為分別耳今觀其辭豈蒿

里獨不可送王公薤露獨不可送士大夫庶人乎其後作者益精因其人之死而後以其人之詞悼之如杜子美之哭嚴僕射柳子厚之哭吕衡州是已至於王介甫之輓韓魏公陳無己之輓司馬溫公言言體貼字字形容鍛鍊之功不遺餘力豈非後之作者益精如此乎爾庾士歿其子鄉進士堅其輓詩為一帙予得而讀之見其詳於庾士之為人哀思傷感有唐宋詩人之遺風非泛然惜死者已也盖庾士事親篤孝養父母俱年至耄耋而甘旨之奉如一日處宗族姻戚皆得其懽心課子

書未嘗必覓儼然嚴而不掩其慈邑令嘗辟以董修學舍督治河防奉公恤下供役之人無不德之歲鄉飲恒坐三賓席其為有司禮敬如此別號體和蓋處士與物無競其平生致力寔在於是嗚呼覧是編者固足以知處士之賢而與泛然而惜死者又豈同哉處士諱春省姓爵氏其源流俱載家譜進士名述字德紹懷抱利器將有樹立於世人益羨處士之有子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三

序

送大守李君之任序

長沙湖南大邑也銓曹以正郎李君德舉擢守其土疏其名以請　御批可之未幾檄來從君上道與吾同年者皆相率而餞之靡授簡爲之言曰富貴一夢惟功業可以久長靡嘗於今天下郡誌閱其一二自　國初以來載之名宦卓然可稱者何其少也又嘗閱史漢所傳循吏何其尤少也夫仕而無志則已苟有志焉孰不欲爲名宦循吏也哉

借曰人人不入公儀休不鄭子產不龔渤海不黃頴川然志之所至氣必至馬南轅則不可適燕終日而北馬未有不可以至燕者豈惟循吏使能爲一世之眞儒則可爲一世之王佐伊傅吾儕友周召吾等輩矣故人之不至於循吏者止可責志耳君有志之士也成化丁未進士拜官南京首尾刑部凡十二年歷主事員外郎郎中凡三官前後諸司寇皆深知其爲人而敬禮之近曰都憲見素林公署篆刑部公最慎許可亦嘗語寮者以君爲君子君之在部文總十三司奏疏刑名詳練筆翰精敏

當衝且劇猶爾長沙雖大不過一郡豈特優爲邊而已哉蘇舜謂天台之人類奇崛嶄絕　國朝若偉然大節掀揭天地者亦出台產君世家台之黃岩其氣貌雖和易而所守則不可奪固天台之人也如君者將進於循吏尚有望焉奚止於循吏而已哉或謂君朱衣金銙出典會府異日轉藩臬入爲內公卿六曹之長貳今其階矣廉曰君第勗哉雖百公卿不易一循吏

送僉憲陳君之任序

今陞雲南僉事陳君時濟往年令汝陽汝陽之人

陰受其惠其所爲不求人知凡所造作爲榜止書歲月人問之則曰必欲書姓名是愧前人之未備且啓後人之改作矣其所爲多類此繼來南京刑部爲主事爲員外郎悉心刑獄雖笞決輕罪亦不敢以忽易視之都城之中豪家富人務結納君一切斷絕往來退食之際門可羅雀乎見有司好名者或攘人之功以爲已有甚至於民事漠不相關日惟飾廚傳以悅路碑至於朝貴之家餽遺苞苴出入如市其視君爲何如哉君在汝陽三登薦剡在刑部屢攝諸司其見知於人也固有素矣予聞

雲南從亡土夷道官承襲之際皆賄狠藉利貨有者固足以生變至有務矯名者文移所經故爲沮駁亦足以生變是好名之人亦能爲雲南禍也又其土地所產齒革瑤琨南金寶瑱常人之心鮮不爲其所動朘脂剝髓民不聊生是雲南而遇無守之人其珍奇又足以自禍也以君門可羅雀之所守重以不求人知之所存而往焉吾知雲南其有幸矣君將行其同寅郎中張君仕欽主事趙君公遜屬予爲文以贈之君江西新昌人也於予爲同省成化丁未進士於予爲同年固誼之不可以孤陋

辭者也張君亦同年趙君亦同省又義之不可以孤陋辭者也因撮君爲人之大節以復然須而不規非朋友忠告之道昔之提刑能使萬物吐氣與夫奸貪吏望風解印綬去此則持憲固自有體雲南雖在西南萬里外風聲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君其懋之予日聽之

送憲副王君之任序

南臺御史轉外臺副使殊擢也近者王君用撿有貴州之命或謂滕曰此非殊擢乎滕應之曰有殊選焉不獨殊擢也尋常銓曹遷遷不過曰某可僉

事某可副使又不過曰某南人宜南某北人宜北

而已至於某省實須某以勦治之某方弗靖須

某以懷服之不問也年來貴州御土官者失其道

至使呼號和應依險阻機毒矢以待將吏　如昔人

所云　聖天子用廷議特勅司徒王公以侯宜從

事而銓曹又慮備兵非其人不可既從臺諫言請

黜其舊復具疏擬君以代　皇上復勅君以行此

殊選也然君既膺殊擢又出殊選自今司徒角之

君犄之司徒倡之君和之諸葛亮征南夷而馬謖

進攻心之策裴度討淮蔡而李愬用乘虛之謀端

有可望矣君登成化戊戌進士爲令於山陰於餘干於蘭溪俱有善政常熟桑氏懌以豪才傲睨一世嘗爲康言其蘇州人二十年前作縣如文宗儒王用檢皆不易得然廉纍泰南科知君在臺中論事識大體不備以避不訐以逞然則往者貴州之事闒茸者釀成之於前委瑣者激成之於後使早得君以當一面未必至有今日也君行其同寅李君容正葷屬康以言於是勉強以竊附於贈言之義若夫稱殊擢以答殊選君其圖之哉

筍峯紀年綱目序

與劉君時讓成化戊戌上春官始識之兼師
後絕不相見惟聞君在南臺劾奏中貴風聲頗
因語人曰十年前見劉君溫然其人不意其剛乃
爾耶既而君守武岡以激怒宗藩有 旨械赴
詔獄聞君倉卒之際怡然處之復語人曰劉君真
鐵漢也比出獄復見之京師方之初見則貌益加
豐矣今歲辛酉秋予同君之子鄉進士教連檣北
上因得閱君筍峰紀年綱目知君在外任崇正學
黜異端立義倉行鄉約凡關風化而係民事者罔
所遺漏以此知君不徒氣節之奇偉抑亦政事之

詳練卓茂魯恭不著風力李膺范滂未列循吏君其庶幾乎兼而有之哉或謂君之事異日史氏書之今此編不作可也予謂自昔名臣非不載之史冊至於年譜之類亦不全無焉則史冊者其畧也年譜者其詳也况此編乃教所作主於傳家尤不害其為備也若世家安福別號蒨峰景泰庚午家君與君之世父提學先生暨其從兄 聯薦至成化丁酉廉復與君聯薦託在通家誼一世矣敎學行高古寔予所畏蒨峯事業方駸駸盖炳燿其未艾衍之哉

送憲副陳君宗之提學山東序

井田學校三代聖王一大涵養也自貢舉法廢壞屋取士而學校之教名存而實泯矣自阡陌既開貧富懸隔而井田之制名實俱蕩然矣如是而望世之三代難矣近代大賢有經畫於扶溝之間有買田於橫渠之上然專固未易復有志之士付之永歎而已至於學校則有可言者後世之廢舍同於三代也獨所以為學者異乎後世之人心同於三代也獨所以成材者異乎胡安定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此三代之學校也程伊川游太學與

呂希哲隣齋此三代學校之人才也伊川試顏子好學論此三代學校之文章也若是者豈可以秦漢以下例視之耶然則名存而實泯者尚有可因其名以求其實者哉我　朝　列聖相承以隆治道經界之制雖未復而所以養乎人者三代也三物之名雖未設而所以教乎民者三代也若是辟文清公瑄嘗以僉事督山東學公謂宋濂洛伊迄程朱所至以身為教而其論學動以復性為先此非公之私言也晦菴朱子大學序必以復性為言小學題辭必以復性為言論語集註學而一章

必以復性爲言外此不足以爲學耳若文清者皆

非亦以道德仁義教諸生者耶康齋公淵憲副宗

之以南京吏部郎中有山東按察僉事[illegible]操者

文清之柄而位則愈隆矣宗之律椿庭與竹尊先

生之家學與其弟亮之自發解南省　廷試俱連

翩接武列名迭爲郊祁而宗之實甓南圻之士當

先生以吾邑豐城掌教棄職就封歸留都更相乞

南以奉晨夕父子名盛一時人比之蘇老泉之與

軾轍前此先生掌教永豐未幾以母老力請終養

閉門却掃奉親教子者凡若干年已無愧於汲汲

焉以上韓丞相之書者至於大蘇小蘇在吾宗之伯仲豈多讓之哉然人徒知其足以儷美蘇氏而已而吾宗之志之所以立學之所以成則未必盡知之也近則為文清遠則為安定使今日之山東學校人才與夫文章之盛庶幾乎古廉也端有望焉鄒魯之國洙泗之鄉其地何地而前此當是任者又　本朝理學第一人也楊杏壇之實蘇紹先正之前躅以佑副　勑諭之諄切在吾宗之斯行卜之也

送太鄉楊先生致仕序

進賢楊先生以南京光祿卿上疏乞歸或止之曰
公精力尚健平生抱負用猶未盡元僚行且至盍
少需之先生曰七十致事禮也吾年已七十可遂
禮而留戀乎不聽或又止之曰今制京三品有蔭
子例且推恩及祖可必得非如外官之難從公京
官三品矣盍少需之先生曰吾有一子為郎官不
得蔭也昔孫葦使之讀書自取豈暇為之謀哉且
自吾之仕吾父母已封御史封孺人吾室以吾子
書滿時吾為布政使已封二品夫人闔門受　國
恩厚矣為人子孫豈不欲推恩以及其先但因此

而濡滯焉則凡所未得而可待者多矣況何時而
已耶復不聽疏上　天子嘉之若曰非不貪賢用
舊顧此風亦不可以不奬也特允致仕俾馳傳以
還先生之進退始終以禮朝廷之待臣下始終以
禮即此一事誠兩盡焉先生瀕行吾江右之士宦
于南京者僉謂宜有贈乃援簡於廉豈以廉也僅
忝在僚佐也乎廉三辭弗獲因道先生請老顛末
以見盛時公卿之自處與夫朝廷之待臣下俱有
禮如此使傳之異日豈不足以為美譚哉先生成
化丙戌進士嘗為御史於朝為僉事於閩歷為按

幾使左右布政使於浙及項光祿在在有聲早以振揚曉以傳大而其操守則如一日焉茲又於故鄉叙其來裘之視聽收其來兒之經綸於風望水石間其樂也孰能似之參君與先生有故素隣封接壤尺牘尚可以往來焉此則廉之致私於先生者是為序

送大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擊敗匈奴焉援為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唐安祿山之亂顏真卿兄弟並以太守募兵討賊諸郡響應孰謂今之太守非古之

太守也近年北狄出没烽火通于咸陽虜騎至于秦涼自陝以西居民皇匕　天子既命將出師矣於去秋則以御史焉君守西安今春則以御史郝君守慶陽郎中熊君守臨洮王君廷晁守鳳翔皆攝自南都寔一時之選廷晁徐行部中黎君允正都尊劉君廷益謂廉於廷晁為進士同年合有言以為贈廉謂李廣陽援之事雖亦可責之儒吏然二人皆陝西人才上郡隴西晉陝西諸郡南山之下田獵之間其有如昔之射虎與亡命者乎相與講求戢虜之策或轉而聞之於大將或自以

用之於倉卒非吾職之所當為乎三秦豪傑固
所稱召募之際必得習騎射負俠氣如李彥仙甘
人目睛如電鷙勇絕倫如韓世忠其人非吾職之
所當為乎然猶未也頻年出師餽餉弗繼以府庫
之財而招輦運之商則有權豪侵尅之弊以郡縣
之民而任飛輓之役則有鬻產賠償之苦不在於
為守者之有以處之乎後猶未也陝西之民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逃移且過半矣沿邊郡縣至
有空村無人者繼此有警芻粟誰與供召募誰應
者是者又不在於為守者之有以處之乎是不可

以不任其責也數者拊循其本也轉輸其次也詢謀召募又其次也廷晃初守忻州在州令行禁止及還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自尚書以下俱以老成處之然則前之所云廉安得不於吾廷晃有望哉近雖傳報虜已遁去然汲汲圖惟正在此時冒頓匿其壯士肥馬惟見老弱羸畜皆其故智必在我有備萬一犬羊奔逸鳳翔屹為陝西保障　朝廷論功行賞如前代故事郡守入為三公則豈獨交游之幸同年之光而已哉

慶指揮毛君壽詩序

史稱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三代以下之人才兼是二道誠難也已然漢之諸葛孔明司馬懿畏之如虎可謂武矣而出師二表豈尋常文人所能到我宋之岳鵬舉虜人呼之爲父可謂武矣而嘿乎燕雲盟心天地之語蓋將與孔明二表忠肝義膽相照映亦不可謂不文也我 太祖以天縱神武之資撥亂而起一時謀臣勇將攀鱗附翼雲合景從若岐陽王李文忠說者謂其臨陣則踔厲奮發而甚武釋兵則恂恂如書生而甚文嘗從金華諸儒講明理學其庶幾乎古之名將文武兼全者矣自

是以來百三十餘年承平日久而武弁介胄每趨於文何者武無所於用也然　列聖相承文經武畧天下雖安未嘗忘戰故至於今北方之將有備邊京操之防南方之將有守禦轉漕之寄武雖不用曷嘗全廢雖趨於文無文之弊此我　祖宗立法之盡善也嘗慨六朝蕭梁之間兵戎日弛侯景之亂士大夫至不能跨馬唐天寶之末武備盡廢子弟爲武官者父兄擯之弗齒祿山之亂軍士股栗不能擐甲此何取於文哉予舊寅徐給事齋一日過予謂其外舅慶州衛指揮使毛君尚絅武

而好文今年七月某日乃其五十初度巳于縉紳詩歌以爲慶予其爲我序之予謂年來北虜出沒三邊求文於武者若不見多之求武於武者恒興其人趨於文之弊亦漸有之君多在諸公間閫外之寄不日可待尚冀專意於武而文以飾之近則師岐陽遠則武穆又遠則師武侯不亦偉哉人壽其壽者不過百年壽其名者何啻千萬年古之立功名者鄧禹以少馬援以老君五十之年猶未半也其勉圖之哉

劉氏倡和詩卷序

泰和劉隱君恬齋嘗集古人詩句以寄東里楊公東里亦集杜句以答之又嘗作排律以寄抑菴王公抑菴亦次韻作排律以答之今恬齋之孫上舍惟排聚之一卷出以示予予於集古雖用力少資以發明己意昔人謂猶呼市人如使兒此巧於集古者也若排律句句爲對尤貴精切非能者不工也今諸作其皆無愧哉雖然山林當布句鍛月鍊信有餘力而元宰巨公則有急務宜不暇一一以爲嘗恬齋寄詩二公時東里爲首相抑菴爲宗伯而一士之作和之恐後則二公之好士可知已二公

之好古固不待此而後見而恬齋之取重於人必於二公而後足徵也觀是卷者當於此求之惟悱苦吟一生開口說杜杜上有審言以為之祖惟悱有恬齋以為之祖謂之家傳不其然乎

贈僉憲翁君序

南京大理寺正翁君朝梁有廣西僉憲之擢其鄉人鄭侍御禹範王民部大器吳秋官約中皆屬言於廉方今大理之官日駁兩法司成案非見在堂上無以服人以此類皆老於刑名使由此而任法司誠易易耳君由大理為今官固在外之法司也

而三君者謂君性敏甚凡獄讞一閱即得其詳更不覆視又謂君清慎平恕所全活不少吾知君之尤易易哉夫贈言者必可以為其人之助庶幾不為無益若君者尚何俟於言耶今之刑名雖本於經術非如申韓之學及班固所列法家者流然非專於此者亦不能精以不專於此之人而欲饒舌其間不亦贅乎但私心不可以已者有二焉君之從父太司徒水崖先生前為吾省方伯豪邁之氣雄偉之才寬厚博大之政轟轟然一時成化戊子江右鄉科先生寔提調場屋所刻文字士子皆識其手筆

時縣初習舉業尤喜人傳誦之先生去任雖久而人稱之至今寔有德於吾省若此其人也鼐幼隨親官居桂林其地土產號名果與中州不異白堅清泉又士人之所自誇道者酒味甲天下恒言必雪而間歲亦有之當是時說者謂宣德間山雲為總兵地方寧謐民物豐阜已不及見之聞今數十年來又不如曩時矣然每聽人談及恍如故鄉有不能忘情者此其二也蓋君既吾省方伯之從子而其所治之地又康董子時所游其發揚乃從父之家學以福廣西之民使八桂五嶺之鄉不止如數

十年前而且將進於宣德間豈非康之所望哉三君不以為不可乃書以贈君

質菴序

劉靜脩壯歲詩云世變日以文已卉亦應尔懸知太古時其美亦如此儒先君子有感于世道之日趨於文雖微如草木亦此以覘之士生其間與風氣推移而變遷則將何所底止也聶君家藏別號質菴其厭世之文弊而欲矯厲以就中者歟君已觀化而其子楹數以質菴序見屬聶氏吾豐小族世家而君則前監察御史用又先生之子樵為

鄉里小學師每旦正衣冠坐館中講說指授諄諄不倦尤多識難字至今里中後進有不識字則皆惜與先生云亡無從咨叩夫自羲皇畫卦爲字之祖一變而爲科斗再變而爲篆隸又再變而爲眞草則書之日趨於文也亦以甚矣不知又何從而反之質耶此固不得起君而與之論矣邵子蚤歲聞嵩山下有蕭致中者嘗著書論字學甚有源委今亦物故所著書不知安在其書其人與君之存亡皆係鄉里幼學者不淺不可以不知也楹確守家傳兼門子弟延致西塾儼然祖父風有足敬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四